兩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二

王嘉

上孝哀帝書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茀與孛同）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嘉即王嘉也字公仲平陵人事出息夫躬傳）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

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敎戒人君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傳音附音直畧反星歷虛造何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即守猶牧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之往也言搖動全安之安往危殆也辯口快耳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讇諛則主惑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蹇叔之言以敗其師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

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上不

聽

谷永

上孝成皇帝疏

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爲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近也戚戚內相親也言王之族親當相親無踈遠皆爾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音附）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音蔑汙染也）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

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言枯亦當之 本必不與）繫事者延蹤問惡言（本所問者怨望朔生之言耳）何故很（曲也）自發舒以三者撥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覆蓋之則爲問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矣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使者還反以淸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汚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賈誼（雒陽人）

上孝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知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

原缺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遵法謂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御讀曰禦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今國[illegible]大其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音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行下孟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illegible][illegible]有大勢其[illegible]諸言最大也）權力且十倍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傅相方握其事

者曰蹠蓋先也尚可以言皆疑其以國數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言此親者亦謂惡為亂明信等臣衆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共音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天子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言[illegible]伺他變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

口匕首已陷其匈矣[illegible]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謂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illegible]骨也髀股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謂加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

此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

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於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去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地須待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徙其侯國列侯國已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與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分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非然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償者謂所正[illegible]疆界有侵諸侯

[illegible]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illegible]
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叛之[illegible]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illegible]
亂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謀反細民
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illegible]
[illegible]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昔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illegible]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說是[illegible]
[illegible]也是當時大治天下歸聖稱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
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illegible]一二指搐身[illegible]

亡聊搐謂動而痛聊頼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𨂂古蹠字也足下曰蹠今所謂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貴立諸侯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令號令也操主上之所操持也天子共貢

是臣下之禮也共音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痱辟音壁足病痱音肥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有高爵之賞猶將繁役不得復除優寵之也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皆當自為戰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將吏被介冑而

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謂自諭可為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言長為此患何所窮極進謀者率以為是

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賈誼之具）安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大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燕人降匈奴爲漢患）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音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腰襻緣以偏諸者也古謂之車馬裾）內之閑中（[illegible]）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illegible]則著[illegible]）

書賈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

之也諸（以緁諸緶著衣也緁音妾諸以緣諸緶著之也■步千反）美者黼繡是故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

后而節適（得節合宜）而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

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力盡）且帝之身

自衣皁綈（皁昊反綈厚繒也）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孽庶履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屈其勿反）盜賊直須時

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對為謀者大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冒犯也進
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
亦猶人身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
借父耰鉏慮有德
色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父而其容色自矜為恩德施也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
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亡禮之甚也併倨謂並踞
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有慈愛其子而貪耆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

竊[illegible]并六國兼天下[illegible]功成求得[illegible]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
業信音申下信任也天下大敗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
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
德從天下謂從其德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其所追逐唯計利耳不合慮之中并顧行之若不耳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剟寢廟之簾剟音竹劣反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謂殿上之簾搴兩
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廟惠帝廟也搴音騫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白晝（晝日也言白晝不隱[illegible]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illegible]）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詐[illegible]發於下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又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illegible]賦斂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特猶言[illegible]也）（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慎則偃不脩則壞（僵也）嘗安曰（學典管尸管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爭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虗（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擬惑（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當經）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謂共為忠信）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illegible]持而行也）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舩楫所以刺舩也）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

可為長久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去声）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迺然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見觀雷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保安傅輔也隨去声）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宴者也蚤失故選賢擇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悳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隃同踰越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匡正也）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輯於下矣（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瞽無目者工習樂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illegible]）

大過可醜之事恥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朔直暮夜春秋入學学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和以鸞步中采齊樂詩名也趨中肆夏亦樂詩名遲讀曰趨疾走也凡中者謂與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面相斥罪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刈許芟也）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可知也（之[illegible]）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其下[illegible]）轍跡可見也（亟居[illegible]反息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illegible]職已與反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貫古宦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耆音[illegible]）

聞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相為也）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呂刑之辭也言天子有善則兆民賴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見將然（將然謂將有害）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

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提用舍謂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萌謂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百七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言級階等）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新所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齒請曾其圖底）

恣飼食之草也賞于大臣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厲節而敬之今自侯王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謂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外當國明景二世於望夷宮本由趙高狃於上之慣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係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天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行胡刖方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必報襄子五起

而不中人閒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頓音鈍）奊詬亡節（奊胡結反詬音右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好去声自喜也）苟若而可（言苟若者也）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挻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此於人主不便也）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illegible]）

也言其執辟下也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
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方曰簠圓曰簋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軟弱不能事故貴大
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謼古呼字尚遷就而
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也域界也聞譴
何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
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
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罪也弛也自廢也上不使

人頸盭而加也。不央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謂自刑裁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才兀反抑按之也捽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若男子之美稱吾遇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音喜許吏反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言聖人臨此節

行以與其所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戰狀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亦猶彼人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死義故可以託不御之以權可寄六尺之孤念主忘身憂國忘家
知此可託權而不須制御也六尺之孤味能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主上何喪焉如此則於王亡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反
也久謂久行之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禮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養尼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illegible]言兵事

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鼂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敺同驅）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益奮言之）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斷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

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讀曰由安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

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子廉反浸也山林積石

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聯也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

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

[發射可活滅]騶發[騶矢以射也中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手工夫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版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言不知其術則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跌蹶也振復也]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節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

上孝文帝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音陌）南攻揚粵（揚州之南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

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能讀曰耐下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刧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反其埶易
以擾亂邊竟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壄古野字美草甘
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晦古畝字南畝耕種之處
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纔淺也猶言僅至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更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城上
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雷去聲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擬諸城邑之中有千家以
上也調徒釣反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

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又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得至卿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爲寇略漢人及畜產而宅以能止其所驅者令其主以半賞）縣官爲贖（此承上句之言謂縣官爲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欲以此事立恩德於主上也）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上孝文帝

錯復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將送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稱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謂婚姻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畜長六畜也[illegible]之屬[illegible]上戶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什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illegible]十連一邑邑有假候[illegible]

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旋踵回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艾懲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故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破其群敗遂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

唯陛下財察

對孝文帝賢良策

詔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太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施猶戈哉及延也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達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比未詳和也廣取也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謂除亂之政跡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長也言官之長為諫諍以輔天子之闕

而冀戴漢宗也賴天子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二三大夫謂當時受業者并此錯一人）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寍諱揣闕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声重平）興自朕躬（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曹參子）汝陰侯臣竈（夏侯嬰子）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昆平声　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指錯為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

而為五帝先太禹得咎繇而為三王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道[illegible]高皇帝之建豪英也[illegible]講議也退詆於不明以求賢良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語傳史者高皇帝之建功業[illegible]之德厚而得賢佐者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王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充賦猶言此備之議也備數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illegible]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

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
載也根著地者無不載也著直畧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
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
月光風雨時膏露降甘露如膏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
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illegible]
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悉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人情莫[illegible]富三王厚之而[illegible]
[illegible]也人情莫[illegible]

元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illegible]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而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施延也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語叢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屬委也五伯之佐之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各察己之材用不敢欺誣而求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矜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機發陷穽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虐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也顧讎也猶言顧賞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也更改亂君之立法者逆而不遂[illegible]不以傷國謂逆法不請而反逆之不令能行以傷國也

復入聲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辟音僻騫損也汙穢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臣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與去聲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倍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

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進言不在秦之前）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奢自賢群臣恐諛（恐懼而為諂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僭嵓）也（言痛害於下于賦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

[illegible]民[illegible]詳[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之

[illegible]室大臣[illegible]謝[illegible]其死[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勝死倡天下大治絕祀亡[illegible]

不平[illegible]宣民不聿之禍也今陛下[illegible]天聿[illegible]

物[illegible]秦之隨[illegible]其亂法射親本李[illegible]

[illegible]奇解[illegible]竟大愛人肉刑不用肆人亡

[illegible]日[illegible]全日[illegible]非謂不治[illegible]者

通開去塞[illegible]文[illegible]十二年不[illegible]

[illegible]有期[illegible]

禮[illegible]

役官[illegible]人民不[illegible]明[illegible]士

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
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
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言策曰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言
明之德不廢
賢聖之名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及來皆首 侍各左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資貨也謂天子之財貨也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盡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究竟也意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西漢書疏卷之二終

西漢書疏卷之三

賈山 潁川人

上孝文帝至言

賈山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言貧賤之士韋帶以韋為帶無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數屢也任疲役使也）言赭衣半

道群盜滿山 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使[illegible]

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戴目言常舉視畏禍也傾耳而聽言恐[illegible]也

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謼呼同[illegible]音[illegible] 秦非徒如此

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凡言離宮者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阿房者言殿之

四阿皆為房也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

不橈 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illegible]所以馳騁旌旗不屈橈 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illegible]

高也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徒役 曠日十年，言功重役多，時引積歲也 下徹三泉，三泉言三重之泉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錮謂鑄合之也 而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以對上山林冢口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中去聲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闘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薄也）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臯澤也瀕水涯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關龍逢桀臣也）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刈草蕘采薪也）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書側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下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饋同進食也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己而蕩口也音滑祝饐在前祝鯁在後饐古饐字不噎食下也以老人好噎噎故為備祝以祝之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以直諫脩身正行之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

三老視孝也祝曰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旅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籍借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美盛德之形容誦帝王之嘉歎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

養刀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戕賊也勞疲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
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始也言自美功稱理天下過於堯舜也乃
其下所言以一手萬之事縣石鑄鍾虡虡音[illegible]鍾[illegible][illegible]也石百二十斤[illegible][illegible]之所石以[illegible][illegible]虡言其
[illegible]秦也虡猛獸之名[illegible]鼓之柎飾為此獸謂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
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
武累世廣德纍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一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復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絕滅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去聲導引主讒於邪也比其德則賢於堯舜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時曰[illegible]不能明此[illegible]

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illegible]

引言之而不言者向也，此但畏罪得罪司也。又言而見聽則照意對答，不見聽則辭退也。文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濟濟多儀[illegible]也，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

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

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

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言[illegible]不為亂數也。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斂大斂，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illegible]

[illegible]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一作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解讀曰懈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illegible]

以賦農夫出帛餘十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赭衣去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露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天下之人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illegible]

謂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以月爲高者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曆之古法故時之明夏歲二月也夏讀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恣意乃可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與讀曰豫宴息去聲安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道也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衍日壞禍榮日減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憫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張述虔也）

鄒陽

上梁孝王書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

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云云吳王不納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介謂閒厠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惡去聲下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遊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纍（纍力追反）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

[illegible]去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
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用何克之象精誠若斯太子猶
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
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
誠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避之也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
盡其計義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言左右不明不欲令王也
訊鞫問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
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
武王薨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
竭忠胡亥極刑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佯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後下也以聽為下也謂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王取馬革為鴟夷投子胥之江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囊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傾蓋猶言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illegible]樊於期秦將得罪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刺秦王於期自剄首令荊軻齎之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蘇[illegible]於[illegible]不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狂死為燕也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

之燕王惡去聲讒毀也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食讀曰飼駃音決騠音提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秦雖有讒毀而更食以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人惡之謂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

卒相中山六國時人[illegible]此[illegible]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也魏摺魏齊疑其以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盧合反摺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雍者水盛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諫棄逐入於河也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之末世人也負石欲速沈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虞人也聞秦賢繆公欲往乏資乞食以自致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
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美金見毀衆共疑之
數被娼嫉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言其詐好離散骨肉而不覺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於俗
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言不蔽也）
（意觀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
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
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侔等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子之燕王噲[illegible]）

[illegible]封比干之後脩

孕婦之墓[illegible]故功業覆於天下

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伯諸侯齊桓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illegible]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illegible]

[illegible]於陵仲子辭三公為

人灌園（[illegible]於陵子仲[illegible]）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illegible]心[illegible]之也）墮肝膽施德厚（[illegible]）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無所愛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illegible]則用之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illegible]）

（[illegible]荊軻[illegible]其族坐之[illegible]吳王[illegible]其妻子[illegible]吳王[illegible]要離[illegible]）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

離奇（蟠木屈曲也奇於對反離力尔反）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萬乘器謂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祇適也）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衣食不充故羸瘦也）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伊伊尹管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開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襲重也眄邪視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轉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

司徒中庶子蒙之言 蒙者庶子名也下加悟字非 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 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文王之得太公非有舊故若烏之暴集 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昭明也曠廣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詞牽帷廧之制 言為左右便佞侍帷廧臣妾所牽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不羈言材識高遠不可羈係也 皁歷也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焦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野而采其蔬此焦之言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言其自脩磨礪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朝歌紂邑名也

作郭歌之音郭歌者不恭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

脅於勢位之貴寥廓遠大之度也僻迪也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illegible]也枉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堀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

上吳王濞書

枚乘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

乘奏書諫曰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去声邑也湯武之士不過百

聖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illegible]
(聖恩無有隔礙)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illegible]
(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將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駭驚也鼓擊鼓也)係
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不可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晈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能聽忠臣之
能百舉必脫(免於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

之樂窮萬乘之勢（樂盡也窮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走去声趨向也）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逝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愴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

生有胎（蓋基治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其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綆音綆單盡也盡極之綆幹井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即今交木井上以繩昔契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蘖芽也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之梁從孝王游）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

上孝宣帝書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繇由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

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
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
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援引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謂霍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
此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黑氣惡也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者不可復屬𢇍古斷字屬之欲反續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常也言人命至重且愼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咎繇作士書[illegible]獄訟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illegible][illegible]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illegible][illegible]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

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

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

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汙瑾瑜納匿國君含詬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汙穢能

受入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出盡畏恥痛飽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歸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

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新學者恒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

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

賢良對策焉

對孝武帝策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

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

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

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惟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
王已沒鍾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
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
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
仆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
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
後息與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

上古者以將無補與、音□歟作之別三代受命其符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
仁或鄙夭壽令也作鄙借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
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
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登成也悳潤四海
澤臻山木臻至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
神之靈高所畧説神靈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
施式豉反施延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
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諭告也
科別其條勿猥勿并猥積也并合也設其言之取之

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
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極中也云潔執事有
不忠不正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所違勿有所害而不言也于大夫
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

[illegible]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illegible] 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
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
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
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
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
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
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
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
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
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
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
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
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
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
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

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誠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武王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也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周公[illegible]火烏之瑞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土壤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陶以造瓦冶以鑄金言天之生人有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有治亂之

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者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一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

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云元者善之長也

彝公年融師言位元何年不也謂一爲元者視之始而欲正本也

示視日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

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

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傷有德無

位故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可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illegible]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王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

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顓苟於簡下利義簡於）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嚚口不道忠信之言頑心不則德義之經抵冒觸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

[illegible]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紅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放音昉倣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子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不琢（謂彫刻為文也）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illegible]

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督責懲止也）成康

不式四十餘年（式用也成康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

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耗虛也言用刑酷烈殺戮甚眾天下空虛）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

王之憲（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

本任賢（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

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

塞（氛[illegible]也）群生寡遂黎民未濟（遂成也）廉恥貿亂賢

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牽於文繫謂拘於文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方道也）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言不畏有司師不難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從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耗不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也即當此之時紂當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

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以其伐紂有慙德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illegible]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爵祿以養其德

[illegible]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

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

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

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

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

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

士素不厲也（砥礪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
賢士之所關也（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眾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
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
市（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illegible]不
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

未齊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差次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言也若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

[illegible]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策之

對孝武帝策問治道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寖浸同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

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究竟也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小明之詩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且安處若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懋明之懋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學承師說而學士蓋謙詞也復下明策

以汎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對條
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
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
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
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
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
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

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

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晻暗是以堯發於諸侯（堯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

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
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
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
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
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
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

謬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
色之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
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
損益者其道如一而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致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廑僅同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

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試遍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黨也頗頗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傳音附著也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囂囂眾口愁怨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乘亦載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蹵子久民日削

[illegible]宣憂以六窮[illegible]者耆者疾[illegible]貧者寡急愁苦[illegible]
[illegible]及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
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食菜曰茹
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曰工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放音甫倣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子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illegible]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與[illegible]行[illegible]何為也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從矣 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

西漢書疏卷之三終